

891.7
67

被
閑
良
士
的
處
女
地

第一章

在正月末尾，在最初融雪的暖氣的包圍裡，櫻桃園發散着優美的香氣。正午，當太陽溫暖的時候，各處隱蔽的角落裡，悲悽的，幾乎感覺不到的櫻桃樹皮的氣味，攪和着融雪的淡薄的濕氣，攪和着從雪和朽葉裡透露出來的大地的強烈陳舊的芳香。這種清麗的混雜的香氣，頑強的漂蕩在果園上面，直到青色的薄暮降臨，直到月亮的綠色尖角穿過了赤裸的樹枝，直到肥大的野果在雪上散布着牠們的點點的足跡的時候。

但是以後，風從草原的丘頂上把寒霜燒壞了的苦蘆的苦的氣息吹進了果園，白天的氣味和聲音被吞沒了，而在那荒蕪上面，在那叢林上面，在那在收割以後的田裡枯萎了的露珠草上面，在那起伏不平的耕地上面，夜像一隻灰色的狼，靜靜的從東方出來，把拉長了的黃昏陰影，足跡一般的留在草原上。

一九三〇年正月的一個傍晚，一位騎者沿着那從草原通到格內米雅其谷間的村落去的小路馳走。到溪邊，他勒住了他那匹在腿根上蒙了一層霜的疲倦的馬，跳了下來。在那沿小路兩邊伸展着的果園的黑暗深處的上部，在那鳥鳴一般的白楊樹林的上部，下弦月高高的掛着。小路是黑闇而又寂靜的。溪流那邊的什麼地方，一條狗在喧嘩的吠着，一點黃色的燈光照射了出來。騎者貪饞的吸着寒冷的空氣，從容的脫下一隻手套，點起一枝香煙。然後，他拉緊馬的肚帶，用指頭伸到鞍轡下面去，於是探了探他那汗透了的馬的背上的潤濕的溫度以後，又把他那龐大的軀體從容的翻上了馬鞍。他開始涉過

那條就是在深冬也沒有結冰的淺淺的溪流。馬的蹄子在河底的小圓石上深沉的響着；牠一面走，一面低下頭去喝水，但是騎者鞭策牠前進，於是馬，牠肚皮裡面隆隆的響着，爬上了傾斜的溪岸。

聽到了對面傳來的談話聲和轎子滑板的軋拉的聲響，騎者又勒住了他的馬。這牲口朝着聲音傳來的方向留神的豎起牠的耳朵，掉轉頭去。鑲銀的胸帶和哥薩克馬鞍的高高的銀質的鞍頭，被月光照着，突然在小路的黑闇裡放出一種白色的耀眼光輝。騎者把韁繩拋在鞍頭上，急速的把那披在他肩上的駝毛哥薩克頭巾拉過他的頭，掩蔽了他的面部，於是趕起他的馬走着快捷的步子。當他跑過了轎子的時候，他又像從前一樣慢步的走。但是沒有脫下他的頭巾。

走到村莊的時候，他向一個過路的女人問：

『告訴我，嬌嬌，雅可夫·阿斯托洛夫羅夫住在什麼地方？』

『你是說雅可夫·洛濟支麼？』

『嗯，是的。』

『那小屋就是，白楊樹那邊那個有瓦屋頂的。你看見嗎？』

『是的，我看見了。謝謝你。』

在那寬敞的，蓋着瓦的小屋外面，他下了馬，牽着馬走進耳門，用他馬鞭的柄輕輕的敲着窗子，

叫道：

『老闆！雅可夫·洛濟支請出來一下。』

主人，光着頭，上衣搭在肩頭上，走到門口，細察着來客，於是跨過門檻。

『什麼人呀？』他問着，灰色的鬚髯裡含着微笑。

「你猜不着嗎，洛濟支？留我過一夜吧。我可以把馬安頓在什麼地方，好使牠溫暖一下呢？」

「不，同志，我不認識你。你是從區委會來的麼？還是從土地局來的呢？我好像認識你……你的聲音聽來很熟。」

皺起他的剃得光光的上唇，浮現出一個微笑，來客把他的頭巾扯了下來。

「你還記得波羅夫則夫嗎？」他問。

雅可夫。洛濟支臉變蒼白了，突然恐怖的四面看了一下，小聲的說：

「大人！你從哪裡來？隊長！讓我們趕快把馬安頓……在馬廄裡。多少時候了呵，自從……！」

「呃，呃，聲音低一點！時候是很長久了，自從……！你有馬衣嗎？你屋子裡有沒有什麼生客？」

騎者把韁繩交給了洛濟支。馬，懶懶的順從着生疏的手的動作，在牠長的頸上高高的舉起牠的頭，疲倦的拖着牠的後腿，向馬廄走去。牠的蹄子在木地板上踏得格格作響，當牠嗅到別的馬匹的熟悉的氣味的時候，牠發出噪音的鼻息來。陌生人的手抓住牠的鼻梁，手指敏捷的小心的把潮濕的鐵馬嚼從那被擦傷了的牙床上解除下來，馬感謝般的把鼻子伸進乾草裡。

「我鬆了肚帶，但是讓他涼一點的時候，我再去卸掉他的鞍。」雅可夫。洛濟支說，小心的用一件馬衣披在牲口的背上。當他照料着馬的時候，從肚帶的緊束和鐵革的鬆弛上，他很容易的推斷出他的客人是從遠方來，而且那一天趕了不少的路。

「你的麥子多嗎，雅可夫。洛濟支？」

「有一點。我們要先給他水喝了，再喂他。進屋去罷。……我現在不知道該叫你什麼。我們不再用舊的稱呼，而且那叫來也不順口……」

主人在黑暗裡爲難的微笑着，雖然他知道他的微笑是不會被看到的。

『你可以叫我的姓名。你沒有忘記嗎？』他的客人回答，走出了馬廐，洛濟支跟在他後面。

『我怎麼能够忘記呢？我們一道打敗了德國軍隊，而且在最後一次的戰爭中，我們……我常常想到你，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但是我們在羅華洛西斯克分別以後，我沒有聽到你一點音信。我想你是同哥薩克們到土耳其去了。』

他們走進了溫暖適度的廚房。來客取下了他的頭巾和他的白色的羊毛帽子，露出一個覆着稀疏的白髮的精悍的，露骨的頭蓋。從他那陡峭的，光禿的，狼樣的前額底下，他向房子的四周打量了一番，於是，微笑的細訴着他那雙在眼眶裡嚴肅的閃着光芒的淡青色的小眼睛，他向那坐在長凳上的女人們——女主人和她的媳婦——鞠了鞠躬。

『你們好，嫂嫂們！』他問候她們。

『感謝上帝！』女主人小心的回答，期待的，疑問的望着她的丈夫，好像在問：『你帶進來的這人是谁呀，我們怎樣接待他呢？』

『預備晚飯，』主人簡單的吩咐了，於是請他的客人到客廳的餐桌旁坐下。

客人一面喝着豬肉椰菜湯，一面在女人們面前，談些關於天氣和以前軍隊裡的同伴們的閑話。他的巨大的，好像石頭鑿成的下顎，艱難的移動着；他慢慢的，困倦的咀嚼着，好像一隻在休息的勞苦過度的公牛。晚餐完了，他站起來，在供着沾滿塵埃的紙花的聖像之前作了一回祈禱，於是，拂去了他那破舊的緊身的上衣上面的麵包屑，他說：

『謝謝你的款待雅可夫。洛濟支。現在讓我們談談罷。』

看見主人眉毛一揚，女主人和她的媳婦就急急的收拾了餐桌，退到廚房裡去了。

第二章

眼睛近視，動作遲慢的黨區委書記坐在桌邊，斜眼望着達維多夫，於是，把他的眼睛皺得起了膨脹的褶痕，開始閱讀達維多夫的証書。

窗外，風吹得電線嘰嘰的響；繫在木柵上的一匹馬的背脊上，有一隻喜鵲斜在一邊的走着，而且在啄什麼東西。風吹亂了喜鵲的尾巴，使他飛起，但是一會兒又落到了這匹衰老的、消瘦的，無感覺的馬的背上，而且用牠那貪慾的眼睛，勝利的向四周圍望着。破碎的雲塊低低的在市鎮的上面飛駛。間或，傾斜的太陽光綫從雲縫中間透漏下來，一片夏天一樣的青色的天空顯露著，這時候，從窗口可以望見的頓河的蜿蜒，河那邊的森林，和地平綫上的有着一架渺小的風車的遙遠的山脊，帶着一種輪廓畫的動人的柔和。

「那末，你是因為病，在羅斯多夫停留了一下嗎？哦，唔……」爲着集體化工作動員的二萬五千人中間，被派到我們這裡來的另外八個人，三天以前就到了。我們開了一次會。集體農場的代表會見了他們。「書記泥思的咬着他的嘴唇。『這裡的情形現在正非常的複雜。全區集體化的百分數是一四·八。而且這中間大部分還不過是共耕社。富農的穀物徵收還很落後。我們非常的需要人。非常的！集體農場要求派四十三個工人來，而他們却祇派遣了你們九個。』從他的腫的腫眼皮下面，他又長久的，詢問似的凝視着達維多夫，好像在估量這人的才力一樣。」

『那末，你是一個金屬工人嗎，同志？很好！你在布替洛夫工廠做了很久嗎？抽一枝煙吧？』他繼續的說。

『這散以後就在那裡。九年了。』達維多夫伸出手來接煙，書記看見了他手上的褪了色的藍的黥記，在他下垂的嘴唇角上浮露出微笑來。

『國家的光榮和誇耀，』他說。『那末你在海軍裡面服過務嗎？』

『是的。』

『我看了你手上的黥……』

『我那時年紀輕。你知道……又無知又蠢笨，因此我讓他們毒害了我……』達維多夫憤怒的拉下他的袖子，心裡想：『你留心這些閑事。但是你卻不能夠留心你自己的穀物徵收！』

書記沉默着，而那慫慂招待的無意義的微笑，立刻從他那病態的胖胖的臉上消逝了。

『你今天就動身，作為區委代表用全力去實行全面的集體化的工作，同志，』他告訴他。『地方委員會最近的指令你讀過嗎？讀過？那好，那末，你到格內米雅其村蘇維埃去。你以後可以休息，現在可沒有工夫。你的目標是百分之百的集體化。那裡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小的農業組合，但是我們一定要建立大規模的集體農場。我們組織好了一個宣傳隊的時候，立刻派到你們那裡來。現在你去吧，在審慎的壓榨富農的基礎上去建立集體農場。一定要使村裡一切最窮的和中等的哥薩克都加入集體農場。以後你可以籌措公共的穀物種子，去做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全面積的播種之用。但是特別當心的去幹吧，對中農寬恕一點。格內米雅其有一個由三個共產黨員組織的黨的支部。支部書記和村蘇維埃主席都是很好的人，他們從前是赤色游擊隊隊員。』他又咬着他的嘴唇，於是補足的說：『這裡生出』

了一切自然的結果。懂嗎？政治上他們不大高明，他們容易錯誤。要是碰到任何困難的話，到區委辦公處來罷。我們和村裡還沒有通電話，這是最糟糕的事。還有一點：支部書記是得了紅旗勳章的；他有點粗魯，多角，而且是很尖利的角。」書記用指頭在文件包的鎖上敲著，看着達維多夫站起來了，他更有生氣的補充說：

「等一等，還有一點：每天要打發騎馬的差人給我們送報告來，而且在那裡好好的督促大家。現在，到組織部長那裡去一下，就出發罷。我吩咐他們把區執委會的馬匹給你使用，就這樣，你要開始一個百分之百集體化的奔馳了。我將憑著你所獲得的百分數來評判你的工作。我們要有我們十八個村蘇維埃創造一座巨大的集體農場。一個農業的赤色布替洛夫。」說到這個得意的比喻的時候，他笑了。

「你要我審慎的對待富農。這話怎樣解釋？」達維多夫問。

「是這樣的。」書記浮著一種保護者的微笑。「那裡有繳納了穀物稅的富農，也有頑強的拒絕繳納的富農。對付後者的方法很明瞭；引用穀物徵收令第一百零七條，給他們一種壓抑就是。但是前一種人，情形就要複雜多了。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們？」

達維多夫想了一想，於是答道：「我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

「真是好辦法！不，同志，那是不行的！那樣的做，你會破壞我們的活動的一切信用，那樣一來，中農會怎樣說呢？他會說：『那就是蘇維埃政府的行徑！他們用這樣那樣的方法來迫害農民。』」列甯告訴我們，對於農民的态度要加以認真的考慮，而你却提議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這是幼稚的，朋友！」

「『幼稚，是麼？』連維多夫臉色變白了。『那末照你的意思說，斯達林錯了嗎？』」

「你做什麼找到斯達林法去？」

「我讀了他在馬克斯主義者的會議上的演說辭，他們是在那會議上討論農村問題。該死，他們叫什麼呢？農村工作者，是嗎？」

「你的意思是說農學者麼？」

「是的，正是的。」

「唔，這裏面有什麼道理呢？」

「請把登載他的演說的那張真理報找來吧。」

事務主任將真理報找來了。連維多夫用他的眼睛貪婪的一頁又一頁的翻閱着。

「期待一般的微笑着，書記凝望着他的臉。」

「在這裡。你瞧！……如果我們的集體化程度還很有限，我們不能清算富農……」接着，這裡

，是了！「但是現在呢？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現在我們可以向富農取一種斷然的攻擊，粉碎他們的

抵抗，把作爲一個階級的他們清算……」作爲一個階級，懂嗎？那末，爲什麼我們不能實行第二次

穀物徵收？爲什麼我們不能把他們像瘋子一樣的壓碎？」

書記臉上的微笑消逝了，他顯出很嚴肅的樣子。

「接下去，他就說，清算工作是要參加了集體農場的貧農和中農去做的，」他反駁道，「是不是

呢？念下去吧！」

「唔，你！……」

「你不要「哼」！」書記憤怒的回答，連他的聲音都顫了。「你提議怎樣？你要毫無差別的用行政上的處置對付一切富農，縱令是在祇有百分之十四的集體化，而中農又剛剛開始參加集體農場的地區，也要這樣麼？這樣我們可以立刻場合。像你這樣的人，到這裡來，一點也不知道地方上的情形！」書記壓抑了自己，於是平靜了一點，繼續的說：

「你抱著這種見解，你會鬧出很多的亂子來的。」

「那很好……」

「哦，算了吧！要是這種處置是必要而且適合時宜的話，地方委員會一定會直截了當的吩咐我們：『消滅富農！』於是，雷厲風行！我們可以動員民衆和整個政府機關。可是目前我們僅僅在人民法庭，依據一百零七條，用經濟的處置，部份的處罰那些隱藏穀物的富農。」

「那麼，照你看，雇農、貧農和中農都反對肅清富農嗎？他們都站在富農一邊嗎？要他們反對富農，還得用種種方法去引導他們嗎？」

書記驕傲的關上了他的文件包的鎖，冷淡的回答說：

「你可以隨便去解釋領導者的任何言辭，但是對區負責的是區委書記局和我個人。記着，你到我們派你去的那個村莊去一定要遵照我們的路線，不能依照你自己發明的路線。我沒有工夫和你討論了，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他站起身來。

而又猛然的湧上了連續多天的發燒，但是他壓抑了自己，回答道：

「我當然要依照黨所決定的路線，而且我用工人的方式坦白的報告你：你的路線是錯的，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事實如此！」而且工人們……

「我要爲我的工作負責……而且「工人的方式」這種話是已經過時了……」

電話鈴響了。書記拿起聽筒。其他的人們開始到房間裡來了，於是達維多夫就走去見組織部長。『他有些右傾……事實如此！』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心裡想。『我要再去讀一讀那篇對農學者的演說……當然我沒有錯？不，兄弟！對不住！因爲你的寬容，你放縱了富農。在地方委員會，他們說你是一位「能幹的人，」但是你的富農却不按期繳納穀物。壓榨他們是一件事，把他們當做毒物連根拔去，又是另外一件事。你爲什麼不去領導羣衆？』他在心裡繼續的和書記爭辯。和平常一樣，他最能說服人的理由總是事後才想起來。在辦公室，他因爲興奮和激動，僅祇抓住了最初湧到他腦裡來的反駁理由。他該冷靜一點。他從結着冰的污水裡激盪而過，在廣場的牛糞的冰塊上一步一滑的走去。

『可惜我們結束太快，要不然我一定制服你了！』他大聲的說。接着，當他看見一個在他身邊走過的女人臉上浮着微笑的時候，他漸入於忿怒的沉默中了。

達維多夫趕到「哥薩克與農民之家，」拿了她的提包，他想起那裡面主要的東西，除了兩套換洗的襯衣，短襪和一套衣服以外，就是螺旋扭，小鉗，大鉗，彎腳規，鑿，螺旋鉗和他從列甯格勒匆匆帶來的旁的簡單器具，他微笑了。『見鬼！這些東西真用得着！』他想『我原以爲我要親身參加集體農場裡面去，而且還得修理耕種機。而這裡却什麼耕種機也沒有。看樣子好像我要作爲一個組織者在這區裡奔走了，也好吧，我要給他們一種集體農場的鍛鍊！』他把提包拋上繩子的時候，這樣的下了決心。

用燕麥餵養的區委會的馬匹，很輕易的拉着那背後塗了燦爛的彩色的繩子走。差不多還沒有走出市鎮，達維多夫就凍得發抖了。他用他的大衣的多毛的羊皮領子包着臉，將帽子拉得遠遠壓低，都

沒有效。風和潮濕的雨雪透過他的衣領和衣袖，使他冷得戰慄起來。在那變輕便的，城市用的舊靴裡，他的腳特別的感覺到冰凍。

從市鎮到格內米雅其村，伸展着二十六哩羅米與長的幽靜的隆起的山脊。積那融化的嚴寒染成了褐色的車路是在山頂上。四顧，捲着雪的處女地，一望無邊的展開着。在路旁，薄雪和蘆的疏疏落落的小尖，慘澹的披覆着。祇有從山峽的斜坡上，大地用那小小的黏土的眼睛窺着世界。那裡，被風吹打着，雪聚集不起來。但是在山峽和山谷的深處，都滿滿的充塞着潔白的積雪。

達維多夫跳下稿子，吊住稿子的脊板，跑了一些時候，站立想使他的兩隻腳溫暖起來。於是又跳上去，縮成一團，漸漸的打起瞋來了。稿子滑梭呼嘯着，馬蹄鐵上的尖釘掉進雪裡，發出乾脆的沙沙的聲音，右邊的橫木軋滾的作響。有時，從他那覆着白霜的眼皮下面，達維多夫看見從路上奮然飛起的白嘴鵝的翅膀，像紫色的夏天的電閃一樣，在陽光裡閃耀着。於是一種愉快的睡意又使他的眼睛閉着了。

他被那饒虎頭蛇一樣緊挾着他的心臟的寒氣冷醒了。睜開眼睛，透過他的淚水的閃爍的虹色，他看見那冰冷的太陽，靜默的草原的莊嚴的空曠，地至緣的鐵邊上面的鉛色的天空。在附近一個小丘的白色的丘頂上，有一隻毛色好像火焰一般的赭黃色的狐狸。他立在後腳上，於是身軀一扭，跳躍起來，前腳撲在地上，用腳爪掘進地面裡去，他的身軀全裹在銀色的塵埃裡。剩下他那尾巴，像深紅的火鑽的舌頭一樣，弛鬆的，柔軟的橫在雪上。

他們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到了格內米雅其村。有幾輛套的雙馬轎子停在村蘇維埃的寬闊的院子裡。個個薩克聚集在門口，在抽着煙。毛皮上凝結着一層汗的馬匹，在他們的面前停下了。

「『晚安，公民們！馬廐在什麼地方？』」達維多夫問。

「你好！」一個年老的哥薩克，把他的手舉到兔皮帽子的邊緣，代大家回答。「馬廐在那裡，同志，在那蓋着蘆葦的茅棚下面。」

「停到那裡去，」達維多夫吩咐車夫，於是，他跳下轎子，是一個矮胖結實的軀體。用手套擦着他的臉頰，他跟着轎子走去，哥薩克們也都走向馬廐去，他們不明白這位顯然是一個公務人員，而講話又帶着重濁的北俄口音的新來者為什麼跟着轎子走去，而並不是一逕走進蘇維埃。

一陣尿糞的蒸氣從馬廐的門裡蕩漾出來。車夫勒住了馬。達維多夫很有自信的著手從挽韁上解下橫木來。圍繞着他的一羣哥薩克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位披着一件女人穿的羊皮衣服的老頭子一面擦掉他的鬍鬚上面的冰柱，一面狡黠的眯一眯眼睛，說道：

「當心，不然他要踢了，同志！」

達維多夫鬆了馬尾下面的革帶，於是，凍緊了的嘴唇上浮著微笑，露出一個缺牙齒，他轉向老頭子說：

「我做過機關槍手，老爹，我想我是可以控制這幾匹小馬的。」他說。

「你這個掉了的牙齒，是馬踢掉的嗎？」一個黑得像烏鴉一樣，鬍曲的鬍鬚一直生到了鼻孔裡的哥薩克，這樣的問。其他的人和善的哄笑起來，而當達維多夫敏捷的取下項圈的時候，他也打趣的說道：

「不，我的牙齒是在多年以前有一次醉酒的時候弄掉的。但是沒有牠，還要好些。娘兒們不會害怕我咬她們了。是嗎，老爹？」

他們愉快的容受了這個打趣，老頭子假裝惋惜的搖搖他的頭。

「我也不能再咬了，我的孩子。我的牙齒老早掉了！」

黑鬍鬚的哥薩克像頑馬一樣的狂笑着，露出他的雪白的牙齒，勒住他那緊緊的圍在他的哥薩克上衣上面的大紅腰帶，好像是害怕笑破了他的肚皮一樣。

達維多夫拿出香煙來請大家抽，自己也點了一枝，於是向村蘇維埃走去。

「在那裡你可以找到主席。我們黨的書記也在那裡，」老頭子緊緊跟在達維多夫後面，這樣的說。其他哥薩克把香煙兩口吸完，也跟在他的後面。他們很高興，新來者並不像從來從區委會來的人們一樣，他沒有一跳下轎子，就挾著皮包衝過他們，衝進蘇維埃，却幫着車夫卸馬具，顯露出他駕馭馬匹的熟練。但是同時他們非常驚訝。

「去照管馬匹你不覺得壓沒了你嗎，同志？這不是公務人員的工作，是不是？車夫做什麼的呢？」黑鬍鬚哥薩克抑制不住他的好奇心，這樣的問。

「在我們看來，這是很奇怪的，」老頭子告白着。達維多夫來不及回答。

「呵，他是一個五金匠！」一個年輕的，生着黃色鬍鬚的小個子的哥薩克帶着幻滅的聲調叫出來，指着達維多夫的手，因為和金屬接觸，他的手掌變成了鉛色，指甲上有着舊傷痕。

「金屬工人！」達維多夫糾正他。「但是你們到蘇維埃裡面去有什麼事？」

「我們很感到興趣，」老頭子代替大家回答他，停步在階台的最下一級的上面。「我們很想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要是爲了穀物徵收而來的話。」

「是爲了集體農場的事情來的。」

老頭子發出一聲長長的怨恨的口嘯，首先離開了門口。

天花板很低的房間裡，強烈的發出融着雪的羊皮外套和柴灰的酸味的暖氣。桌傍，站着一個高大闊肩的男子在挑釁着燈盞的芯，臉朝着達維多夫。「總撫勳章」的深紅絲帶在他的茶褐色的襯衫上可以看見，達維多夫猜想着他就是格內米雅其黨的支部書記。

「我是區委代表。」他說。「你是支部書記嗎，同志？」

「是的，我就是支部書記。我叫拉古爾洛夫。請坐，同志。蘇維埃主席馬上就會來，」拉古爾洛夫用拳頭在牆壁上敲了敲，隨即走近達維多夫。他的胸部寬闊，有兩條騎兵式的，向外彎曲的腿子。在他那瞳孔特別大而且看去好像塗了油一樣的黃色眼瞼的上面，長着彎彎的黑色眉毛。要不是短小的鼻子的鼻孔，過於貪食七樣的裂開着，和眼瞼上面有混濁的薄膜的話，他那種酒脫而又堅定的男性的容貌，一定是很漂亮的。

一個矮胖的哥薩克從隔壁房間裡走出來，他戴一頂灰色羊皮小帽在腦後，穿一件軍用布料做的短衣，條紋布做的哥薩克短褲統在白色羊毛的長襪裡。

「這就是蘇維埃主席，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書記說。

主席微笑的，用他的手掌摩撫着他的金色的鬚鬚，莊重的向達維多夫伸出他的手。

「你是誰，」他問。「區委代表嗎？呵哈！你的証書……你看過了麼，瑪加爾？你大概是爲了集體農場問題來的吧，我想？」他帶着一種天真的放任，審量着達維多夫，不停的閃着他那好像夏天的天空一樣清碧的眼睛。一種忍耐不住的期待的神情，很清楚的掠過他黝黑的，很久沒有修飾過的臉。他的前額上橫着一條青黑色的彎曲的傷痕。

達維多夫坐在桌邊，把那關於提前兩個月全部集體化的問題黨所決定的工作告訴他們。而且提議，就在第二天要召集一個貧農和活動份子的會議。

拉古爾洛夫把地方的情形對他說明，特別將格內米雅其共耕社的情形告訴了他。他說話的時候，拉茲米推洛夫留心的傾聽着，間或揮一句嘴，沒有把他那微微漲紅着的臉上拿開。

「我們這裡有了一個共耕社」拉古爾洛夫帶着顯然的激動說，「而且我告訴你，工人同志，這不過是集體化的一個笑柄，政府的一種絕對損失。裡面有十八家農家，全是貧農裡面最窮的。這一切有什麼結果呢？這的確是一個笑柄。開始的時候，十八家農家，一共只有四匹馬，兩頭公牛，要養活一百零七個人。他們將怎樣過活呢？不錯，他們可以得到購買機器和家畜的長期借款。他們拿到了借款，但是，雖然是長期的，他們也不能償還。我告訴你爲什麼吧；要是他們有一架耕種機的話，那就不同，但是他們沒有，用牛，你是不會很快致富的。而且我還要告訴你，他們的政府是錯誤的，我早想解散他們，因爲這好像一隻生病的小牛一樣的躺在政府的下面：很會吃奶，却並不長大。他們心裡想：『他們總歸會幫助我們的！而且他們也不能夠要我們還債，』這樣，他們的紀律就完全粉碎了，而共耕社不久就要壽終正寢。要大家都加入集體農場，這是一個好主意。那將是天堂，不是地上的生活！但是，哥薩克都是一些蠢貨，我告訴你，他們應當被壓服……」

「共耕社裡有黨員嗎？」達維多夫問，把他們兩個都看了一眼。

「沒有，」拉古爾洛夫回答。「一九二〇年我參加了一個公社，但是因爲裡面的分子，有許多很自私自利，不久，就四分五裂了。我拋棄了我的財產。我憎恨一切財產，因此我把我的牛和家具通通交給了鄰近的一個公社，這公社現在還存在，但是我的老婆和我什麼也沒有了。拉茲米推洛夫不能

修做勞樣：他是一個鐵夫，他祇有一個老母親。要是他去參加公社的話，青馬會好像栗子殼一樣的刺他。他們會說：『他要把他的老母親推到我們身上來了，而他自己也不下田做工。』在這裡，我們得小心。我們支部的第三個黨員，——他恰恰出去了——他祇有一隻手。打禾機軋壞了他另外那隻手。他不願意參加共耕社，他想，他們沒有他，已經要發活够多的大了。』

『是的，我們的共耕社是很糟糕的。』拉茲米推洛夫証實着。『牠的主席，阿卡西卡。羅斯斐夫是個壞經理。他們真算選了一個最好的人！我們應當承認，這件事我們也有錯。我們不應當讓他租在這個職務。』

『爲什麼不？』達維多夫一面瀏覽着富農的財產目錄，一面這樣的問。

『因爲他是一個有毛病的人。』拉茲米推洛夫微笑着說。『他生成是一個商人。這就是他的毛病所在的地方：他把一切東西買來賣去。他把共耕社完全破壞了。他們買了一頭純良的種牛，他決心用牠去換一架自動腳踏車。他哄騙着社員，一點也不和我們商量，他立刻從區鎮上買了一輛自動腳踏車回來。我們嘆着氣，抓着他的頭！唔，買是買來了，却沒有人能够駕駛。而且他們要牠有什麼用呢？這如果不是悲劇，倒真是一幕悲劇哩。他把牠帶回鎮上去。飛德內行看了看說：『丟了牠還要命算一點。』牠缺少了好些東，能到工廠裡去配零件。他們原應該選雅耶夫。阿斯特洛夫羅夫做主席的。他很有智謀。他從克拉斯洛德採來了土壤比較好的新麥種，這麥種，就是最天乾的天氣，也能够生長。他的秋耕地，常常保留着雪，他的收穫總是村裡最好的。他飼養着最上等的家畜。我們要他納稅的時候，他有點埋怨。但他是一個好農民，他得過農業部的褒獎書呢。』

『他好像是鵝羣裡面的一隻野雁，始終是獨立的，和別人疏遠的。』拉古爾洛夫懷疑的搖搖他的